

故事家叶林生经典作品集

鸟儿要干掉猎手

叶林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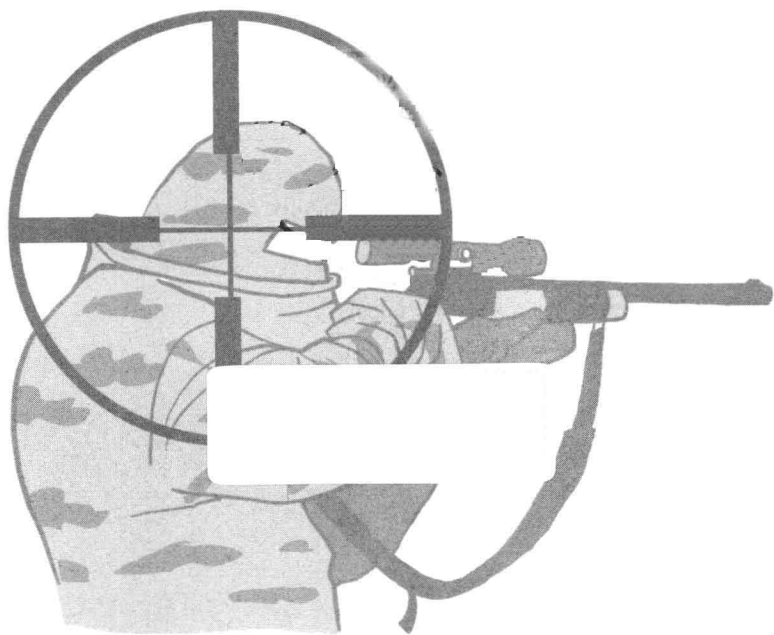
警人醒世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鸟儿要干掉猎手

叶林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儿要干掉猎手/叶林生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 - 7 - 5495 - 3030 - 4

I. ①鸟… II. ①叶…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378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策 划: 时上悦读

责任编辑: 吴嫦霞

特约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和美万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60mm × 91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凶案即将发生·····	1
茅山兵魂·····	8
陌生的战友·····	14
婚托奇遇·····	21
一条生路·····	27
有个秘密在山间·····	34
漂亮发夹·····	39
生死之约·····	43
惊心的托付·····	49
青山绝啸·····	56
“神豆罗”传奇·····	62
鸟儿要干掉猎手·····	68
死后收拾你·····	73
拦车的疯子·····	76
追踪白灵·····	80
脱缰的骚马·····	85

让你罚一回·····	90
山路风雪夜·····	94
堵门讨债·····	100
一笔遗债·····	105
我是不是头昏·····	112
有效证明·····	117
请你特殊服务·····	121
惊人的好人·····	125
诧异的电话·····	129
良心沉重·····	134
不打不相识·····	141
一定要报答你·····	146
千载难逢的镜头·····	151
生死亮光·····	157
心里有个渴望·····	160
水往高处流·····	167
老爸的隐私·····	171
儿子把我告了·····	177
最后的守望·····	183
婆婆拔牙·····	188

恼人的信封……192

颠倒……196

你想放我不容易……200

我的地盘我做主……205

给你一巴掌……211

凶案即将发生

都说忠厚的人逆来顺受好欺侮，殊不知，忠厚的人要是被惹急了也会玩命。

这名叫虞木根，今年五十多岁，是个碰着蛤蟆拦路都会绕开道儿的本分汉，和他老伴刨扒几亩粮田度日，家就住在村主任宋文广家的屋后。今年春上，宋文广为了“避邪”，在新造的楼屋后面搭起了一个茅池棚，那茅池棚的露天大粪缸不偏不倚对着虞木根家大门，相距不足五米。大热天，臭气熏人的茅池使虞木根一家天天恶心反胃咽不下饭茶，他老伴还因此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捧起饭碗就头晕呕吐。为息事宁人，虞木根捧上一条好烟，赔着一张老脸，跟在宋文广的屁股后面转了一个多月，可他总是打着哈哈装聋作哑。最后，虞木根一急之下壮起胆子，自己动手扒了茅棚，砸了粪缸。

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天他老伴胃疼得厉害，去医院一查，竟是胃癌，需要尽快动手术。为了凑钱，虞木根赶紧将刚晒干扬净的几千斤稻谷拉到乡粮站，一共卖了三千元。没想到结账时，会计却按照宋文广的吩咐代扣了下来，虞木根拿到手的，只是一张

因拆茅棚、砸粪缸而“违反了村规民约”的罚款收据，上面盖着村委会的大印。

这还叫人怎么活呀？刹那间，凄凉、悲哀和愤恨一起涌上虞木根心头，厚憨木讷的老实人失去了理智。他找到一把短柄板斧，霍霍磨亮了，冲出门就要找村主任宋文广，可转念一想又横了横心：宋文广要没上面撑腰，他敢这么无法无天？奶奶的，村主任太小！反正是豁出去了，要干就索性干大点儿，干他个惊天动地，让人家瞧瞧，我虞木根究竟是不是别人砧板上的肉！于是，他将斧头往怀里一掖，“瞪瞪瞪”闯进了镇政府大院，直奔镇长的办公室。

镇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虞木根进去后，反手“砰”的一声关死了门。

镇长姓胡，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正独自埋头在办公桌上忙着写什么，连头也没抬：“嗯，关门干啥？马上有人来了。”

“胡镇长，我今天来……”

“噢，是老虞呀，什么事，你说吧。”

见镇长还是这么轻描淡写，虞木根打算先给他来个“下马威”，便撩开上衣，将怀里那把斧头“唰”地拔了出来，隔着办公桌往斜对面的茶几上一放。不知是手发抖还是那斧头太重，只听“咔嚓”一声，茶几上的玻璃碎了。

镇长这才抬起头来，一下子怔住了：“老虞，你，你这是干什么？”

见“下马威”起了作用，虞木根便将自己被村主任宋文广仗势欺侮的事说了一遍。然后，他又一把抓起斧头，两只血红的眼球里射出一股杀气腾腾的寒光：“我虞木根不想活了，今天，我要死在这里。不过在我死之前，我要先劈了你这个当镇长的！”他喘着粗气

咬紧牙关，两眼死死盯住镇长，像一头随时准备扑上前撕咬猎物的困兽。

镇长两眼不住地打量虞木根，嘴巴张得老大，喉结在急剧蠕动，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正在紧张考虑着眼前的对策。他竭力掩饰着慌乱和失措，但那说话的腔调，已全没了往常的威严：“老虞呀，这，这是何必呢？我跟你无冤无仇，也没招惹着你，有话好商量……”

“少啰唆！”虞木根凶狠地打断了镇长的话，他是来泄愤的，不愿这么不疼不痒地磨废话。现在，他只希望镇长站起跟自己搏斗，或者拍桌子喊人来，哪怕是挥挥手说几句推诿的官腔词儿也行，那样，他手中的斧头才能毫不犹豫地砍下去。于是他又蛮横地吼道：“你镇长不是比村主任大吗？你们不是官官相护吗？今儿个你别想活着出去！”

镇长直直地坐着，双手机械地放在办公桌上，胳膊一颤，满满一杯浓茶被碰翻了，那茶水沿着桌面滴滴嗒嗒往地上直流。

虞木根看在眼里，心里忍不住骂道：奶奶的还镇长呢，这会儿倒成了个软蛋！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反倒有些无所适从了。

也许是求生的本能，驱使着镇长在做最后努力，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唉，既然这样，那也算是我真的活到头了，谁让我这当镇长的工作失职呢？不过，在你动手之前，我想吸支烟，这总可以商量吧？”

吸烟？虞木根知道他是在磨蹭，可转念一想，反正门被关死了，斧头又在自己手里，谅他也跑不了。

镇长小心地看了虞木根一眼，见他没表示反对，这才伸手从身旁的一排文件柜里翻找香烟。也许是身体虚得厉害，那柜里高高的

一摞文件书报不知怎么晃了几晃，“哗啦啦”全翻倒在地上。镇长从那翻倒的文件书报里捡起一包香烟，揭开盖头，可手指头捏了几捏竟都没掐出一支来，便只好将那整包撕开，散壳的香烟一大半滚在桌上和脚下。

哼，你镇长也有哆嗦的时候啊，平常那些威风都哪里去了？虞木根心里不由充满了一种自豪和满足，打从娘胎里出来，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扬眉吐气过！

正在这时，忽然“笃笃笃”一阵敲门声，外面有个粗粗的嗓门喊道：“胡镇长，胡镇长。”显然，这敲门的知道镇长屋里有人。

虞木根一震，本能地直起两眼盯住镇长。此时此刻，只要镇长走上去打开门，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抡起斧头砍上去，砍一个够本，砍两个赚一个！

你别说，在这一触即发的节骨眼儿上，胡镇长还真够识时务的，他先仰着身子往椅子上一靠，那意思是明白地告诉虞木根，他不会去开门，接着他对门外道：“请等一会再来，我正在跟人谈话！”

听门外的脚步声离去了，虞木根握着斧头的手软了软。奶奶的，砍，还是不砍？他禁不住有些犹豫起来。

镇长察言观色，似乎已经从虞木根的神情变化中看出了一线求生的希望，他谨慎地站起身，递一支烟给虞木根：“来，抽支烟吧？”

见虞木根没有反应，他又说：“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嘛。今天，就算让我给你虞大哥拍一回马屁吧？”

“我……你叫我大哥？拍我马屁？”虞木根心里不由一阵讥笑，这真是“人怕凶，鬼怕恶”呀。他木然地接过香烟，看着镇长恭恭敬敬给他打火点烟的样子，又倔起劲道：“哼，你算了吧，你是镇长，我一个小百姓，高攀不上！”

镇长陪着笑脸：“你比我大三岁，应该是我称你大哥嘛。别看我是镇长，你是小百姓，可要是咱们两人换个位置，说不准你比我强哩。”

虞木根有些受宠若惊，他没主张了，那斧头不经意地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镇长继续说道：“老虞呀，你可记得，去年在镇里的文明户表彰会上，我还给你发过奖状哩。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为人厚道，老实本分，逆来受顺，不被惹急了，是不会来当拼命三郎的……”

这话，虞木根当然知道是拍自己“马屁”的，可倒也觉得是送到了心眼儿里：“这口气，你说我能咽得下去吗？官逼民反啊！”说这话的时候他虽然声音还很大，但不知为什么，心里已没有了刚进门时的那股恶气。

“那，你用斧头劈了我，劈了你自己，问题就解决了？这口气你就咽得下去了？”

“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一无后台，二无靠山，我找谁去呀？”

“我说呢，原来你是看不起我，信不过我这个镇长老弟嘛！”

“这，这是怎么说的？”

镇长欠起身体，伸出手：“那张三千元的罚款收据带来了吗？我看看。”

虞木根不免有些意外，他迟疑了一下，便扔下斧头，掏出那张罚款收据递了上前。此刻，虽然他还半信半疑，但砍人的念头已渐渐消失了。

镇长仔细看过那张收据，接着将桌旁的电话朝虞木根面前推了推：“你把你们村主任的电话要出来，我找他说话！”

电话接通后，镇长劈头就问：“你给我说实话，虞木根的三千元罚款是怎么回事？”宋文广那头怎么说，虞木根听不见，但接下来镇长的话他却听得很清楚：“我告诉你，这笔罚款和你这种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现在，我马上把这笔罚款代退给虞木根，然后再从你的村干部工资中扣除！”宋文广在电话里不知又说了几句什么，镇长火了：“村干部都要像你这样，我这个镇长脑袋提在手上也没法当！”那边好像还在嘀咕，镇长严厉地吼道：“你愿干就干，不愿干打出报告来。少了你，地球照样转！”吼罢，“啪”地挂了电话。然后，他撕下一张纸，又抄起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交给了虞木根：“拿这条子到镇财政所取回三千元钱，抓紧给嫂子治病吧！”

一把斧头，今天总算把万人之上的镇长给治服了！这使得虞木根满腔的凄凉、悲哀和愤恨一下子烟消云散。他从胡镇长手里接过那张字条，便止不住有了一种胜利的激动：“这就好，这就好，今天，真是差一点点……”

镇长从地上捡起那把斧头，将它递还给虞木根：“老虞呀，今天的事算是过去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是很错误的，也是很危险的！”

虞木根先是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接着不由暗暗责备起自己的莽撞，着实感到了一阵后怕：刚才手中的斧头要是真的砍下去，那现在的自己，不是一个罪犯，也是一个凶案歹徒了，幸亏……

他极不自在地掖好斧头，本想打开门出去，一看地上还散落着那一大堆书报文件和茶几的碎玻璃，便又赶紧上前收拾起来。忽然，从书报里滑落出一张照片，映入眼帘的，是个身着特警服的军人——是胡镇长。

虞木根捡起那张照片，不由愣住了：“胡镇长，你……”镇长拿

过那张照片，淡淡一笑：“噢，这是在军区大比武的时候照的，那时我在防暴连当连长。”

“这么说，你刚才，你不是因为怕我这把斧头才……”

镇长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人往好处推啊。”

虞木根什么都明白了：“好人……”话没说完，已是泪流满面……

茅山兵魂

这年的一个寒夜，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秘密进入茅山。天快亮的时候，担负后卫工作的侦察班长吴老黑忽然发现，离队伍不远的后面，多出了一个可疑的“尾巴”。吴老黑和另两个战士悄悄迂回过去，当扑到近前时却都愣住了，原来那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

男孩瘦弱得皮包骨头，赤着双脚，槛褛的破衣上挂满冰碴和泥水。吴老黑问他：“你跟着我们干什么？”男孩望望他们，又望望前面的队伍，双眼里满是哀伤和渴求：“家里的人都死了……我找共产党，我要跟你们走……打鬼子……”

看这孩子很可怜，吴老黑想起自己的儿子如果还活着，也该是这么大了。经报告连长同意后，吴老黑当即就把这男孩收了下来，亲手给他换上了军装，并且编在了自己的班里。从此，这支队伍里多了个年纪最小的兵，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小黑”。

不久后，日伪向茅山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扫荡”和“清乡”。在一次紧急突围中，小黑与支队失去了联系，又成了孤身一

人。为了不被四面封锁的敌人发现，他白天隐蔽在山林里，夜晚沿着偏僻的小路寻找队伍。

小黑的身上有一块银元，那是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吴老黑带领全班打鬼子立了功，连长奖励给班长吴老黑，而吴老黑又奖励给小黑的。可是，在这灾荒连连的深山野地里，小黑却无法用那块银元去买吃的东西。

这天半夜，小黑来到一个叫后白的村庄附近，正有气无力地走着，看见前面有一间茅草屋子，屋子的门缝里闪烁着一点微弱的灯光，便轻轻走了过去想讨口水喝。到了那屋子门前时，他发现门里没有上闩，便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才知道这是间灶屋，里面没有人。他想马上退出来，却被灶台上冒出的一阵热气和香味吸引住了。

此时的小黑，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迟疑了半晌，他还是伸手掀起了锅盖，呀，锅里热着的是两个回笼馒头！饿极了的小黑来不及多想，也实在克制不住了，伸手就抓起一个吞了下肚。馒头实在太小了，吃完了一个，他本能地又抓起了第二个，最后竟将那两个馒头全都吃掉了。等小黑觉得精神好了许多时，他才猛然发现，这间灶屋的后面还有间屋子，屋里的铺上正躺着一个女人，旁边还有婴儿微弱的啼哭声。小黑惊呆了，顿时涌起一阵愧疚和不安，但那屋里的女人可能是睡着了，对灶屋里的动静并没有什么反应。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小黑知道自己不能久留，赶紧掏出身上的那块银元放在锅灶边上，然后悄悄退出门来，离开了那个村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小黑终于找到了队伍。说来也巧，他和队伍会合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后白的村子。见到失散多时的小黑终于回来了，吴老黑简直跟见到了亲儿子一样高兴。他和大家围在一起，非要听小黑讲讲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小黑便一五一十地说起了

经过，还特别提起了那两个救命的馒头。

没想听着听着，吴老黑唰地变了脸色：“你说什么？那两个馒头是被你吃了？”他怒目圆睁着跳起身来，抓过身边的三八大盖，对准小黑一拉枪栓，“咔”地将一颗子弹顶上了膛。大伙一看不好，慌忙把那枪捋了下来，吴老黑接着“啪”一记耳光打在小黑的脸上：“吃，他妈的我叫你吃！”

这一记耳光太狠，打得小黑往后踉跄了好几步，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惊惶地嗫嚅道：“班长，我没白吃老乡的，我把那一块银元留下了……”

“放屁！你就是留下十块二十块银元，有什么用？”吴老黑额上的筋络暴突，拳头捏得格格作响：“你知道你吃掉的是什么吗？吃掉的是母子两条人命！”说完，他像拎小鸡似的揪住小黑，穿过树林，拐过石坳，来到一个荒凉的小山坡前。那里有一座新垒的坟茔，坟茔的上面有两个坟头。

吴老黑指着那座双头坟茔，吼着将小黑朝前一掙：“老子命令你，给她们母子俩跪下！”

小黑这才知道，那夜那屋子里的女人正在病中，而她的丈夫半个月前已被抓进了鬼子的劳工营，为了哺活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她用自己祖传的手镯托人去街上换回了两个馒头。可是因为太过劳累的缘故，热在锅里的馒头当时她却没能来得及吃。第二天，那女人就被饿死了，而没有奶水的孩子也在母亲的怀里断了气。

吴老黑脾气暴烈，在队伍上是出了名的，发起火来就是连长他都不敢打。虽然小黑早已吓得脸色煞白，但怒不可遏的吴老黑还是又狠狠踹了小黑几脚。旁边的几个老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忙走上前去，有的护着小黑，有的拦住吴老黑：“唉，别打了，你没看他是个孩

子，才十五岁呀，还小……”

“再小他也是个兵！”吴老黑看着大家，“我问你们，共产党、新四军讲的是什么？图的又是什么？从老乡的锅里抢东西吃，这算什么党？算哪一路的兵？这跟鬼子强盗还有什么两样？”说完他余气未消地瞪了瞪小黑：“真是丢脸，丢我们队伍的脸！要不是看你最小，老子非一枪毙了你不可！”

那一天，从没哭过的小黑哭了，哭得特别伤心，哭得特别愧疚。他久久地跪在母子坟前，用手抠起石缝里的泥土和野菜，和着眼里滚滚的泪水和头顶上哗哗的雨水，不停地揉啊，捏啊，包啊，做好了逼真的两个大馒头，恭恭敬敬地供在了那对苦难母子的灵前……

半年后，队伍在茅西利用两山夹一路的地形，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骄横狂野的鬼子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这次战斗中，小黑表现得特别机智勇猛，亲手打死了两个鬼子。队伍撤离战地后，大家一片欢腾，后方的“农抗会”也赶来慰劳他们，送来了一些食品，其中有煮山芋、菜面饼，还有特别诱人的白面馒头。多时没有这么好的食物了，饿极了的大家准备好好地吃上一顿。

可惜那白面馒头不多，队伍上按人头每人只能分到半个。为了奖赏小黑，吃饭的时候，吴老黑把自己的那份省了，亲自拣了一个最大的馒头，硬是按在了小黑的手里。

不料就在这时候，吃了亏的鬼子纠集了大队人马，疯狂地反扑过来，等哨兵发现后报告险情时，鬼子距这里只有几里路的光景了。

鬼子来势凶猛，情势万分危急，队伍只好避开锋芒，紧急向驻地一侧的山冈撤退，他们越过村外的三叉河，并拆掉了架在河中间的小木桥。三叉河的对面就是陡峭的山冈，这里居高临下，身后又